

論早期讖緯及其與鄒衍書說之關係

陳 槃

- 壹、讖緯起原舊說之清理
- 貳、論方士依託河圖洛書矯稱讖記之說可信
- 參、方士河圖洛書出現之考察
- 肆、河洛諸讖緯與鄒衍五德終始說之比較研究
- 伍、鄒衍五行說所給予讖緯之影響
- 陸、讖緯內容雷同駁雜之一解釋
- 柒、鄒書所以一變而爲讖書之原因
- 捌、「讖」「緯」名稱之來歷

壹

讖緯之爲書，掇拾弘富，成分淆雜。從橫一方面言之，九流百家之說，交互錯出，靡不綜攬，從縱一方面言之，其沈澱凝聚又約略可分爲兩重要階段：蓋自戰國後期至秦皇世爲一階段。此一階段之讖緯，雖已由醞釀而始基，然而其書其說，若隱若顯。蓋其事詭秘，又俗尚尊師重道，故口耳相傳，鮮著竹帛。其次兩漢，三國爲一階段。此一階段爲讖緯極盛時代，風氣所趨，用增飾依託，剽竊矯稱，假之爲干祿取榮之工具，是其特色；於是而紛論無數之卷帙，並出見於此時。吾人今日所見怪奇龐雜之讖緯篇目，卽此一階段之產物也。六朝以來之材料，亦往往而有，然而已屬不甚重要。

古讖緯之糾結雜糅，層次積累，大抵如此。

所謂『早期讖緯』，其面目果何如耶？討究此一目標，同時勢不能不觸及者復有二事：一者，孰爲讖緯之始託者？二者，何以有讖緯之稱，厥初是否亦名讖緯，是也。

此諸問題，實卽讖緯起原之問題。向來各家對於此一問題，所見不同，今取其較有理致者，刪要著於篇，因論焉。

汪繼培曰：

緯候之書，周季蓋已有之。……『失之毫釐，差以千里』，見易緯通卦驗，而禮記經解載之。『天道無親，常與善人』，後書郎顗傳稱爲易曰，而史記伯夷傳用之。『有一道，大足以守天下，中足以守國家，小足以守其身』，說苑亦稱易曰，而韓詩外傳引之。凡斯逸文，類本易緯。其證四也。（詁經精

舍文集十二緯候不起於哀平辨。）

汪氏以讖緯之說，禮記，史記與韓詩外傳等載籍中往往見之，因謂其原於周季。

金鶚曰：

緯候所言多近理，可以翼經。本古聖遺書，而後人以怪誕之說纂入其中，遂令人不可信耳。其醇者，蓋始於孔氏，故鄭康成以爲孔子所作；其駁者，亦起於周末戰國之時。何以知之？秦始皇時已有『亡秦者胡』之讖，則讖緯由來久矣。孟喜漢初人也，而卦氣圖之用，本於易緯。司馬遷，武帝時人，而史記所載簡狄吞燕卵生契之事，本於尚書中候契握。大毛公，亦漢初人也，詩傳所謂『尊而君之則稱皇天，元氣廣大則稱昊天，仁覆閔下則稱旻天』，本於尚書帝命驗。伏生，秦時人也，所作尚書大傳言，『主春者張，昏中可以種穀；主夏者火，昏中可以種黍』，本於尚書考靈耀。所言『夏以十三月爲正，殷以十二月爲正，周以十一月爲正』，本於樂緯稽耀嘉。翼奉，宣帝時人也，元帝初，上封事言，『詩有五際』，本於詩緯汜歷樞。又易通卦驗云，『失之毫釐，差以千里』，禮記經解及太史公自序皆引之，言『差若毫釐，謬以千里』。中候摘洛戒云，『周公踐阼』，禮記明堂位引用其文。春秋漢含孳云，『三公，九卿，二十七大夫，八十一元士』，禮記王制引用其文。由是觀之，秦漢之間以至昭宣之世，已有其書，豈始於哀平哉！秦漢旣引其文，故知其起於戰國也。至若『失之毫釐，差以千里』，其言最精。又孝經鉤命決言，『孔子曰，吾志在春秋，行在孝經』。孝經援神契言，『日者，天之明；月者，地之理』，皆有精義，足以羽翼經訓。又若禮元命包

言，『天子五廟，二昭，二穆，與始祖而五』，與禮喪服小記『王者立四廟』相表裏。春秋含文嘉言，『天子射熊，諸侯射麋，大夫射虎豹，士射鹿豕』，與鄉射，禮記相表裏。禮稽命徵言，『天子旂，九仞，十二旒；諸侯，七仞，九旒』，此類又足補禮經之缺。故知其始於孔氏也。（詁經精舍文集十二緯候不起於哀平辨。）

金氏以讖緯可以羽翼經義，故謂創始於孔氏。張惠言則以爲出於七十子之徒，曰：緯者，其原出於七十子之徒相與傳夫子之微言，因以識陰陽五行之序，災異之本也。蓋夫子五十學易而知天命。（易緯略義序。）

胡寅則以爲原本於五經而失之，曰：

緯書，原本於五經而失之者也。（文獻通考經籍考引。）

又曰：

讖書，原於易之推往以知來。……易道既隱，卜筮者溺於考測，必欲奇中，故分流別派，其說寢廣。要之，各有以也。（同上引。）

周治平則以爲與洪範，夏小正，周官，內經同其淵原，曰：

夫京房察六日七分之卦氣，與洪範之七卜同歸；翼奉辨六方五性之從違，與夏小正之月令相隸；（鑿按、見大戴禮記。）周官十輝，郎顗演爲風角之占；內經五運，（鑿按、黃帝內經素問有五運行大論。）譙贛因作納甲之例：誰云緯候起於哀平哉！尚書洪範疏云，……又云，鄭玄引春秋緯云，『月離於箕則風揚沙』。作緯在孔君之後，以前必有此說，孔依用之也。（詁經精舍文集十二緯候不起於哀平辨。）

俞正燮則以爲蓋出於古之太史，曰：

蓋緯書立義，博士隨事條附，取識天人之際，以合時應，非以爲天語。樂緯以五音配星二十八宿，山經以山配星，皆各守世業而已。……嘗論古緯書爲馮相，保章從太史所記靈臺候簿，故曰緯候，讖候。不然卽謂之妖書，亦無可辭也。（癸巳類稿十四書開元占經目錄後。又緯書論略同。）

今按諸無論以時代，抑或以人物，抑或以載籍爲斷者，彼其皆有一共同觀念，卽以爲讖緯中若干思想，古已有之，是也。彼輩所據之人物，有孔子及其弟子，有古太

史；載籍有易，書，洪範，周禮，禮記之經解，王制，明堂位，喪服小記，……及論語，黃帝內經素問，說苑，韓詩外傳，大戴禮夏小正，史記殷本紀，伯夷列傳，伏生尚書大傳，毛詩傳之等；亦或以五經屬之孔子。其實，此類載籍，有無後出之嫌疑？孔子，是否曾刪定五經？問題非一。今無暇論。即令其所舉似之例，確乎其爲古矣。然自古雖亦有此思想，不可謂此卽讖緯也。（孟眞師說。）古籍散亡，遺文賸義賴讖緯而保存至今者，誠亦不少。然讖緯之產生，由於矯誕，或剽割盜襲，或怪迂能變。以其名爲讖緯而論，僞書也。以其鈔襲幸而有功古學論，則所謂僞書中往往有真材料。讖緯定評，如此而已矣。今乃略去其展轉盜竊之跡，而謂古之讖緯有在於是，斯反客爲主矣。劉師培曰：

粵在上古，民神雜糅，祝史之職特崇，地天之通未絕。合符受命，乃御宇而作君。持斗運機，卽指天而立教。故禱祈有類於巫風，設教或憑乎神道。唐虞以降，神學未湮，玄龜錫禹，駘鳥生商；降及成周，益崇術數，保章司占星之職，洪範詳錫疇之文。舊籍所陳，班班可考。王室東遷，卮言日出，魏首射侯於洛邑，雉鳴啓瑞於陳倉，趙襄獲符於常山，盧生奏圖於秦闕。推之三戶亡秦，五星聚漢，語非徵實，說或通靈。蓋史官失職，方技踵興，故說雜陰陽，仍出義和之職守，而家爲巫史，猶存苗俗之遺風。是爲方士家言，實與儒書異軌。及武皇踐位，表章六經，方士之流，欲售其術，乃援飾遺經之語，別立讖緯之名，淆雜今文，號稱齊學，故玉帶獻明堂之制，兒寬草封禪之儀；卦氣爻辰，京氏援之占易；五行災異，中壘用以釋書。經學之淆，至此始矣。乃世之論讖緯者，或謂溯源於孔氏，或謂創始於哀平。吾謂讖緯之言，起源太古。然以經淆緯，始於西京；以緯僞經，基於東漢。（國粹學報

六期讖緯論。）

按劉云，讖緯之言雖本諸古之巫史，然史官失職以後，方技踵興。讖緯之名，方士所立。此論誠甚允。若其云漢武表章六經以後始有讖名，則又非也。（說見後。）

復次，方士雜學，故自其手出之讖緯，亦無二致。如取其書而依班志爲之分類，則至少有如下各家數：

六藝 儒 道 陰陽 墨 雜 農 小說 歌詩 兵權謀 「兵」陰陽 天

文 歷譜 五行 龜蓍 雜占 形法 醫經 經方 房中 神仙

以上都二十有一家。其中唯墨與歌詩材料比較貧乏，其餘殆不能有所軒輊。如以秦與西漢間政治，社會，宗教方面影響之大者言之，自當推神仙，天文，歷譜，雜占，形法及陰陽五行之說。六藝與儒，雖亦重要，然其發生作用，蓋在西漢中葉以後。故謂讖緯源出於聖賢經傳者，未免失之偏。

復次，孔子『罕言命』，『不語怪力亂神』，不述『素隱行怪』；而讖緯乃適得其反，此其所以有『天書』之稱也。至於其中涉及經傳古義者，東鈔西襲，乃方士以儒學文飾，以爲阿諛苟合之一種作法，（別詳戰國秦漢間方士考論第三章。）並非與孔門之學有何等直接關係。桓譚以爲『後人妄復增加依託，稱是孔丘』；（詳下第貳。）張衡以爲『虛僞之徒以要世取資』，（後漢書本傳。）是矣。今云淵原於聖賢經傳，恐不免爲古人所笑。

復次，天文觀象之學，讖緯中誠連篇累牘。然方士傳鄒術，鄒衍自優爲此。史記歷書曰：『幽厲之後，周室微，陪臣執政，史不記時，君不告朔；故疇人子弟分散，或在諸夏，或在夷狄；是以其祿祥廢而不統』。又曰：『其後戰國並爭，在於疆國禽敵，救急解紛而已，豈遑念斯哉？是時獨有鄒衍，明於五德之傳而散消息之分，以顯諸侯』。以此知古天官之學，周衰以來，瀕於散亡，賴鄒衍明之，而方士復爲之傳。是則此一派學說，於古思想與方士讖緯之間爲承先啓後之爲者，不可無鄒衍其人，何必定推古之太史？劉師培氏雖亦知東遷以後方技代興，然而猶未審古史氏與方士之間乃有鄒衍之一層關係，蓋其疏忽。

復次，讖緯結集，大類淮南內篇。（即淮南鴻烈。）淮南王安集賓客著書，其中方士占重要地位，故其書內容，與讖緯最爲近似。唯不附經，此其稍異爾。自來稱淮南之書，必曰，出於方士；（論衡道虛篇。）或曰，賓客方術之士；（前漢書本傳。）或曰，「蘇非、李尚、……等八人及諸儒大山小山之徒」。（高誘淮南鴻烈解序。鑿按，蘇非，李尚等八人，亦號八公，皆方士，說見論衡道虛，抱朴子仙藥等篇。）此即探原之論也。有如再加推求，則亦不妨謂，就方士論，此鄒衍之傳人也，以秦漢間海上燕齊方士，不可勝數，皆受鄒衍影響，封禪書已言之；又淮南地形篇有大九州說，明本鄒書；以此知之也。如其不然，以爲淮南書中思想，自古多有之，遂逕謂其書起原自古某

代，或古誰某，或古某典籍，豈不大繆？然則於讖緯，抑何紛紛焉！

舊說亦有謂莊子中之金板六弢卽讖書者。此說如得實，則至晚當戰國中葉已有讖書矣。然而未能定者。考莊子徐無鬼曰：

徐無鬼因女商見魏武侯。……徐無鬼出，女商曰，先生獨何以說吾君乎？吾所以說吾君者，橫說之則以詩，書，禮，樂；從說之則以金板，六弢。

釋文曰：

金板，六弢，皆周書篇名。或曰，秘讖也。本又作六韜，謂太公六韜，文，武，虎，豹，龍，犬也。

按金板，六弢，據陸氏釋文有三說，而『秘讖』居其一。蓋皆推測之辭。余以爲周史六弢六篇，見於班志儒家。如爲『秘讖』，則班氏當依圖書祕記例（此讖書也。別詳解題。）入數術家。已以爲儒家，則似不當具方士怪迂意義。金板以類相從，蓋亦儒書也。其書久佚，劉歆七略云，『太公金版玉匱雖近世之文，然多善者』。（文選王文憲集序注引。）是劉氏已不知有金版舊書，何來『秘讖』之說？豈劉歆之後，復有此書耶？是不可以不存其疑也。

天道篇又有所謂十二經者，其文曰：

（孔子）往見老聃，而老聃不許。於是繙十二經以說老聃，中其說。曰，大謾，願聞其要。孔子曰，要在仁義。

釋文曰：

十二經，說者云，詩書禮樂易春秋六經，又加六緯，合爲十二經也。一說云，易上下經並十翼爲十二。又一云，春秋十二公經也。

釋文引或說有以六經六緯合爲十二經者，此亦不免以臆度，故又有易上下經並十翼及春秋十二公經之二說。今按，讖緯一也，讖書之出，厥初皆託名河圖洛書。漢武以後，始有緯稱。蓋依附經名之讖緯，由是漸興。桓譚，王充王蕃之等已論之。

（詳下第叁。又論讖緯命名及其相關之諸問題第三章之內。）六緯之說，斷其爲誤。

顧炎武之論讖之起原也，則獨注意此『讖』之一字之出現，以爲：

史記趙世家，扁鵲言，秦穆公寤而述上帝之言，公孫支書而藏之，秦讖於是出矣。秦本紀，燕人盧生使入海還，以鬼神事奏錄圖書曰，亡秦者，胡也。

然則讖記之興，實始於秦人而盛於西漢之末也。（日知錄三十圖讖。）

按顧氏主張讖記之興，始於秦人，而其根據在於所謂秦讖。顧氏能拈出此『讖』字，因而推究其時間與空間。在方法上，誠然是一種進步。然其所引用材料，頗有問題。檢史記趙世家曰：

簡子疾，五日不知人。大夫皆懼。醫扁鵲視之。扁鵲曰，血脈治也而何怪？在昔秦繆公嘗如此，七日而寤。寤之日，告公孫支與子輿曰，我之帝所，甚樂。吾所以久者，適有學也。帝告我，晉國將大亂，五世不安。其後將霸，未老而死。霸者之子且令而國男女無別。公孫支書而藏之，秦讖於是出矣。獻公之亂，文公之霸，而襄公敗秦師於殽，而婦縱淫，此子之所聞也。今主君之疾，與之同。居二日半，簡子寤，語大夫曰，我之帝所，甚樂。有一熊欲來援我，帝命我射之。中熊，熊死。又有一熊來，我又射之，中熊，熊死。帝甚喜，賜我二筭，皆有副。吾見兒在帝側。帝屬我一翟犬，曰，及而子之壯也，以賜之。帝告我，晉國且衰，七世而亡。嬴姓將大敗周人於范魁之西。（正義曰，嬴，趙姓也。周人，謂衛也，晉亡之後，趙成侯三年，衛取都鄙七十三，是也。）而亦不能有也。今余思虞舜之勳，適余將以其胃女孟姚配而七世之孫。（索隱曰，即姁，吳廣之女。姚，姓。孟，字也。七代孫，武靈王也。）董安于受言而藏之。他日，簡子出，有人當道，辟之，不去。當道者曰，吾有欲謁於主。從者以聞，簡子召之，曰，諱，吾有所見子晰也。（索隱曰，簡子見當道者，乃寤曰，嘻，是故吾前夢所見者，知其名曰子晰也。）當道者曰，主君之疾，臣在帝側，簡子曰，然，有之。當道者曰，帝主君射熊與羆，皆死。簡子曰，是且何也。曰，晉國且有大難，主君首之。帝令主君滅二卿。夫熊與羆，皆其祖也。（正義曰，范氏，中行氏之祖也。）簡子曰，帝賜我二筭，皆有副，何也。曰，主君之子，將克二國於翟，皆子姓也。（正義曰，謂代及智氏也。）簡子曰，吾見兒在帝側，帝屬我一翟犬，曰，及而子之長，以賜之。夫兒何謂以賜翟犬？曰，兒，主君之子也。翟犬者，代之先也。主君之子，且必有代。及主君之後嗣，且有革政而胡服，并二國於翟。簡子問其姓而延之以官，當道者曰，臣野人，致帝命耳。遂不見。簡子書藏之府。

按趙世家此處，豫言秦趙後事，皆中驗，明出後人皮傳。蓋方士之僞也。顧云此秦讖『實始於秦人』，命意未詳。如謂始於秦穆之世，則誤。方士喜依託秦穆故事以媚秦。始皇喜方士，此秦穆神話之託，可能卽在此時。又比傳趙簡，殆用爲陪襯。史公著書，多引方士之說，不足爲異。（別詳戰國秦漢間方士考論第四章。）讖之一名，始皇世亦可能已有之。以始皇早年卽已有豫言之綠圖卽河圖出現。（詳後第叁。綠圖卽河圖，別詳綠圖解題。）河圖有讖稱。讖之義爲驗，蓋本之鄒衍書說。（詳後第捌。）以此推之，讖名之出，固不必甚晚。然同書扁鵲傳乃不作『秦讖』而曰『秦策』，風俗通六國篇同。豈或作『讖』，或作『策』，於時則然，故史公亦不之拘耶？抑本自作『策』，史公於時習見讖書，以其同於讖，遂改『策』從『讖』；其亦或作『策』如扁鵲傳者，由改之有未盡耶？然考賈誼服賦云，『讖言其度』，亦史記本傳作『策』，而漢書作『讖』，則似『讖』『策』不拘之說近是。亦未可知也。

顧氏又引盧生奏錄圖書事。按錄圖卽河圖。『錄』亦作『綠』。方士託河圖，誠爲讖緯之先河。但此類書，呂不韋撰集呂氏春秋時已有之，不當引盧生所上。是則顧氏雖能不隨諸家唯由讖緯思想以推究其書之起原，此處可謂有識矣，然則未解拈出方士之作僞，及始皇早年已有綠圖卽河圖之託，斯其猶不免有所未照。

貳

在一切舊說中，余甚同意桓譚之論。桓譚曰：

讖出河圖，洛書，但有兆朕而不可知。後人妄復增加依託，稱是孔丘。誤之甚也。（新論啓蒙。據嚴可均輯本。）

又曰：

今諸巧慧小才技數之人，增益圖，書，矯稱讖記。（疏。後漢書本傳。）

桓說可注意者三：一者，古河圖，洛書，但有兆朕而不可識別；二者，技數之人假託之讖，亦稱河圖，洛書；三者，假託之河圖，洛書，並稱孔子所作。

按桓說是也。古傳說中之河圖，洛書，殆不過寶石之類，故尚書顧命云，『天球，河圖在東序』。天球亦寶石，故與河圖連類並列。此類寶石，蓋有紋理，似文非文，似圖非圖，在可識不可識之間。（南宋末，俞琰已有此說。）易繫辭雖極形其神，

亦不過曰，『河出圖，洛出書，聖人則之』，以畫八卦。所則者固不止一事，蓋『仰則觀象於天，俯則觀法於地，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，近取諸身，遠取諸物』。夫八卦已簡易矣，而其所取則於河圖洛書者，又如此微乎其微。然則所謂古河圖洛書之文之爲何物，可知也。（別詳河圖解題。）

洛書與河圖，並爲八卦所本，易繫辭之言甚明，即易乾鑿度，禮含文嘉等亦至今尚保存此說；但對於洛書，西京末年復有相反之一說法。漢書五行志序曰：

初一日，五行；次二曰，羞用五事；次三曰，農用八政；次四曰，協用五紀；次五曰，建用皇極；次六曰，艾用三德；次七曰，明用稽疑；次八曰，念用庶徵；次九曰，嚮用五福，畏用六極。……凡此六十五字，皆雒書本文。

據志序，此劉歆說也。按洛書如已有此六十五字，是之謂章明較著矣，桓譚何致云『但有兆朕而不可知』？此說與桓譚之言已距離甚遠，與易繫辭暨乾鑿度等讖緯義亦不合。非舊也。（別詳洛書解題。）

桓云，『巧慧小才技數之人，增益圖書』，『稱是孔丘』。此二事，可作一事觀之。蓋秦漢間作讖者皆方士，『技數之人』，即方士也。託之孔子者，方士喜以儒學文飾，故爾言必稱孔子。（別詳戰國秦漢間方士考論第一四兩章。）

已云方士『增益圖書，矯稱讖記』矣，則此類讖記亦必託名河圖，洛書，此必然之事。但吾人須注意，舊說河圖與洛書，出於伏羲之世；而方士所託之河圖，洛書，則云出於孔子之手。前者爲文理單簡之寶物，而後者則文辭繁富之孔子讖記。二者故絕然不同。

方士已依託河圖洛書矣，然方士不止一人，作者亦不限一時，蓋層出而未有已。故王充曰：

讖記所表，皆效圖，書。（論衡實知篇。）

又王蕃曰：

末世之儒增減河，洛，竊作讖，緯。（渾天說。晉書天文志引。）

按譚云方士『增益圖，書』；充云『皆效圖，書』；蕃云『增減河，洛』：三說義相發明。蓋已有早期方士初託之河，洛，後起之方士即依據仿效，或加以增損，使

成爲別一面目之篇章。此新出之篇章，或曰讖記，或曰讖緯，皆統名也。如依後世分類，則有所謂河圖，洛書，有所謂經讖，經緯。此類讖緯，皆由方士早期之河圖洛書衍變增損而來，故檢見存篇目，河洛之屬，不下數十；所謂經讖，經緯者，無慮數百。名目綦繁，而內容並無大差異，雖謂爲河圖洛書之派術支分，信無不可。

（以上別詳論讖緯命名及其相關之諸問題第二、三、四章。）桓譚二王之說，豈不然乎？

劉勰以下，頗亦不乏主張讖緯出於河圖洛書者。文心雕龍正緯曰：

夫神道闡幽，天命微顯。馬龍出而大易興，神龜見而洪範耀，故繫辭稱，『河出圖，洛出書，聖人則之』，斯之謂也。但世覓文隱，好生矯誕。眞雖存矣，僞亦憑焉。夫六經彪炳，而緯候稠疊；孝論昭晷，而鉤讖葳蕤。按經驗緯，其僞有四。……

隋書經籍志曰：

易曰，『河出圖，洛出書』，然則聖人之受命也，……則有天命之應。蓋龜龍銜負，出於河洛，以紀易代之徵。其理幽昧，究極神道。先王恐其惑人，祕而不傳。說者又云，孔子既敍六經，以明天人之道，知後世不能稽同其意，故別立緯及讖，以遺來世。……然其文辭淺俗，顛倒舛謬，不類聖人之旨。相傳疑世人造爲之後，或者又加點竄，非其實錄。

按謂讖緯出於河圖，洛書，劉氏與隋志立說相同。唯劉云，傳世之讖緯，眞僞揉雜；隋志則云，此類皆後人僞託，非聖人之旨。此其微異。

劉勰與隋志之說，乍看似與桓譚主張亦有同然處。其實不然。桓氏云，古河圖洛書，無文字義理之可言；而劉氏與隋志乃云，讖緯之眞，當在於是。二者故大相逕庭，不可以不辨。

叁

河圖之託，以今所知，蓋始皇早年已有之。呂氏春秋觀表曰：

人亦有徵，事與國皆有徵。聖人上知千歲，下知千歲，非意之也，蓋有自云也。緯圖幡薄，從此生矣。

按緯圖，河圖別稱。它書或稱錄圖。『錄』，亦或作『籙』，作『祿』，拙譯緯圖

解題詳之。

傳說中之古河圖，本是『但有兆朕而不可知』之寶石，說已前見。今呂氏云，聖人能見知過去未來，綠圖由是而出。綠圖已爲河圖，是呂氏所稱說之河圖，與古河圖之但爲寶石者，其事迥殊，而與方士矯託之河圖無異。呂氏春秋序意有『維秦八年』之語，其成書，儻在此時。果爾，則綠圖卽河圖之託，至遲始皇早年已有之矣。

呂氏云『聖人』作綠圖，蓋卽指孔子，桓譚所謂依託河圖洛書，『稱是孔丘』者是也。讖緯附會之說又有曰：

孔子表河圖皇參持曰。……（逸書考本易辨終備頁一。）

命機之運由孔出，天心表際，悉如河洛命紀。（同上本易是類頁十一。）

按如此之類，或言孔子表章河圖，或言孔子精微天意，冥契河洛：是呂氏云聖人前知，『非意之也，蓋有自云也，綠圖幡薄從此生矣』者，卽此之謂矣。

『綠圖幡薄』，蓋是一辭。『幡』从巾，布帛作物也。（漢書藝文志：『六體者，…皆所以通知古今文字，摹印章，書幡信也』，是幡爲旗章符信之屬。）『薄』同『簿』，簿書之類。（養新錄三，簿：『經典無簿字，唯孟子有「先簿正祭器」一語。孫奭音義云「本或作薄」，則北宋本猶不盡作簿也』。）漢人二字不分。（漢簡簿作薄，如居延簡照片頁一二，又二一等。）然則『幡薄』者，圖書之所附麗。此圖書有綠圖之稱，故曰『綠圖幡薄』爾。春秋運斗樞曰：

舜與三公大司空禹等三十人集發圖，玄色而綈狀，可卷舒。長三十尺，廣九尺。（稽璠頁一引。）

按此所謂『圖』者，卽河圖，亦卽綠圖。圖如綈，長某尺，廣某尺，『可卷舒』，自可擬之『幡薄』。曰『綠圖幡薄』，蓋此類是矣。

此綠圖幡薄已大似運斗樞所敘述之河圖，以其體製之閎鉅，可以料度其內容必甚豐贍。曰『人亦有徵』，曰『事與國皆有徵』，今雖無從懸擬其所云爲者究屬何等人物？何等情事與說法？然而其不失爲繁縟，則亦略可知矣。

方士洛書之託，始於何時？今未可知。然桓王等推究讖記根原，及讖緯書之引據典要，並以河圖與洛書內容相提並論。（別詳論讖緯命名及其相關之諸問題第三章乙。）

河圖之託已頗早，度洛書亦不能甚晚。漢武世已有堯舜河圖洛書之說，此堯舜之河圖洛書，當然方士所造作。（別詳西漢讖緯考。）然而非方士洛書此時始出之謂也。

穆天子傳卷一云：

天子西征，驚行至於陽紆之山，河伯無夷之所都居，是惟河宗氏。河宗伯天逆天子燕然之山。……天子命吉日戊午，天子大服冕褱，……曾祝佐之，……天子授河宗璧。河宗伯天受璧，西向沈璧於河。……河宗口命於皇天子。河伯號之。……河宗又號之，……示女春山之珤。……乃至於崑崙之丘以觀春山之珤。……己未，天子大朝於黃之山，乃披圖視典，用觀天子之珤器，曰，天子之珤，（舊注、曰、河圖辭也。）玉果，璿珠，燭銀，黃金之膏。天子之珤萬金。口珤百金。士之珤五十金。……

莊子天運云：

天有六極五常，帝王順之則治，逆之則凶。九洛之事，治成德備，監照下土，天下戴之，此謂上皇。

按穆傳，河宗伯所示圖，舊注亦云河圖。天運『九洛之事』，自呂惠卿以下以爲洪範九疇，卽僞孔傳所謂：『天與禹，洛出書，神龜負文而出，列於背，有數至於九，禹遂因而第之，以成九類常道』者也。是則『九洛』卽洛書也。而其實河宗伯固人也，毫不帶神怪意味；若舊說所謂洛書者，止有數至於九，使未經禹手第錄，不可辨識，此桓譚所謂『但有兆朕而不可知』者也。『九洛之事』云云，度亦不過如此。至於方士之河圖洛書，神祕矣，詳贍矣。其術也，別有所受之。（以上並別詳河圖洛書兩解題。）名同實異，其別甚微，在乎學古之士辨之而已矣。

肆

桓譚言增益河圖洛書者爲『巧慧小才技數之人』。按『技數之人』卽方士。秦漢之世，矯託讖緯者，大抵皆方士，或受方士之影響。（別詳戰國秦漢間方士考論第四章。）桓譚統之以方士，推本言之，是也。

呂氏春秋所稱引之綠圖，不言誰作，然方士已爲詐造讖緯之始作俑者，桓譚之說如彼，而槃之所考，亦復如此，（別詳戰國秦漢間方士考論第五章。）知呂氏所稱綠圖

之爲方士所託，蓋亦不能例外。

以言方士，則吾人斷不可忽略方士始祖鄒衍其人。鄒衍爲秦漢間方士所宗，史記之言甚明，（別詳戰國秦漢間方士考論第五章。）檢呂氏書亦常引用鄒衍書說，（詳後。）則呂氏著書之賓客，固有傳鄒衍之方士在。觀表篇所謂綠圖云云，殆即此輩方士所稱道，不難知之也。

鄒衍書說與綠圖之關係，故甚明顯。劉師培氏於識緯論中對於識緯之言，雖謂其起原於太古巫史，而忽略鄒衍之位置，（見首章。）然而其西漢今文學多采鄒衍說考一文，則其中有極中肯綮之說。其言曰：

考圖讖之詞，神仙之術，大抵均出於衍書。史記三代世表引黃帝終始傳，有『漢興，百有餘年』諸語，（原注：褚先生補。）書雖僞託，然『終始』之說既本於衍，則衍書必兼論圖讖矣。

漢代緯書，雖與六經相比傳，疑所采亦衍書。（元注：漢張衡謂，起於哀，平之際，非也。尹敏謂非聖人作，是也。）史記孟荀列傳集解引別錄曰：鄒衍之所言五德終始，天地廣大，盡言天事。今觀緯書所述，若易坤靈圖，尚書帝命驗，尚書中候，春秋元命苞，春秋命歷序，禮斗威儀，均言五德終始；若乾坤鑿度，尚書考靈曜，詩含神霧，河圖括地象，洛書甄曜度，則均天地廣大說。

（元注：俞正燮已類稿蓋地海論謂，古緯書所述，多與衍說瀛海九州合，舉證至確。惟不知緯書出於衍，轉以衍說據緯書，失之。）其有緯而兼涉於讖者，則所陳均圖籙，兼及符瑞之詞，或與神仙家言相雜伺（廁）。雖衍書已亡，莫克悉證緯書所出；然取火之說又見於禮緯稽驗徵，禮疏所引地統書括地象與史記所載衍說同，則緯書均衍說。……（左盒集三西漢今文學多采鄒衍說考。）

按識緯非二書，（別詳論識緯命名及其相關之諸問題。）不當分別言之。劉氏此處猶不免拘泥。然其云衍書必兼論圖讖，（按當云兼論類似圖讖之說。詳下第柒。）云緯書所采亦衍書，則殊甚精闢。考識緯之屬，河圖爲先，其次則洛書。欲明瞭識緯與鄒衍書說之關係，觀於河圖，洛書，可以知之。即呂氏春秋之所謂綠圖，河圖足以概之。河圖者，識緯之家透露其消息曰：

河圖，命紀也，圖天地帝王終始存亡之期，錄代之矩。（文選永明十一年裴秀才

文李注引尚書璇璣鈴。）

又曰：

河圖，帝王之階，圖載江河山川州界之分野。（水經河水一注引春秋命歷序。）

又曰：

舜與三公大司空禹等三十人，集發（河）圖，玄色而綈狀，可卷舒。中有七十二帝地形之制，天文宮序，位列，分度，若天日月五星變。（稽璠頁一引春秋運斗樞。）

河圖內容，識緯作者說之如此。然三說互有詳略，殆引書者不免任意刪節，故詳略不侔，今不妨合而觀之。

洛書內容，蓋與河圖近似。河圖挺佐輔曰：

天老曰，河出龍圖，雒出龜書，紀帝錄州，（藝文類聚十一等作『列』。）聖人所紀（藝文類聚，古徵書『所紀』作『之』。）姓號。（御覽七九引。）

按此云洛書亦『紀帝錄州』及『聖人』之『姓號』，同於河圖。所謂紀帝錄州及聖人姓號者，即所謂：河圖載帝王之階，及江河山川州界分野之類是矣。（詳上。）拾遺記卷二亦曰：

禹盡力溝洫，導川夷岳，黃龍曳尾於前，玄龜負青泥於後。玄龜，河精之使者也。龜領下有印文，皆古篆字，作九州山川之字。

又卷十曰：

員嶠山……西有星池千里，池中有神龜，八足，六眼，背負七星日月八方之圖，腹有五岳四瀆之象。

又述異記卷一曰：

陶唐之世，越裳國獻千歲神龜，方三尺餘，背上有文，科斗書，記開闢以來。（桀按，此下有說文。）帝命錄之，謂之龜歷。

按龜圖，龜書，即洛書。拾遺記與述異記此說，無疑本諸識緯，故其所謂龜圖龜書，云有『九州山川之字』，與河圖挺佐輔所述，其事相應。又禹時出玄龜云云，尚書刑德放，中候考河命亦載之，但此龜書之內容，拾遺，述異所引獨詳，蓋識緯已有脫佚故。員嶠山與越裳氏亦有龜書者，由洛出書一說分化而來。方士詭奇，多此

類。（別詳洛書解題。）依此說，則洛書本亦有『七星日月』，『五岳四瀆』及『開闢以來』之帝王終始存亡之期，（按此句述異記所無，以其有『龜歷』之稱，今以意引申其說。）與河圖之有所謂『圖天地帝王終始存亡之期』，『中有七十二帝地形之制，天文宮序位列分度，若天日月五星變』者同符矣。抑讖緯作者之於河圖洛書，往往相提並論，例如：

故聖王觀河洛也。（逸書考引清河郡本河圖祿運法。）

河龍，雒圖龜書，聖人受道真圖者也。（逸書考本易是類謀頁七。）

河以通乾出天苞，雒以流坤吐地符。（詩文王敘正義引春秋說題辭。）

河龍圖出，洛龜書威，赤文象字，以授軒轅。（清河郡本尚書帝命驗。）

如此之等，未可悉數。按讖緯作者於河圖洛書，二者同時舉似，蓋亦即二者內容無大差別或竟完全相同之一種暗示矣。

方士之所謂河圖與洛書，已名異實同，今輒以河圖代表試與鄒書比較其關係。
史記孟荀列傳附鄒衍傳曰：

鄒衍睹有國者，益淫侈不能尙德，若大雅整之於身施及黎庶矣，乃深觀陰陽消息而作怪迂之變，終始大聖之篇，十餘萬言。其語閎大不經，必先驗小物；推而大之，至於無垠。先序今以上至黃帝，學者所共術，大並世盛衰，因載其禡祥度制；推而遠之，至天地未生，窈冥不可考而原也。先列中國名山大川，通谷，禽獸，水土所殖，物類所珍；因而推之及海外，人之所不能睹。稱引天地剖判以來，五德轉移，而符應若茲。以爲儒者所謂中國者，於天下乃八十一分居其一耳。中國名曰赤縣神州，赤縣神州內，自有九州。禹之序九州，是也，不得爲州數。中國外，如赤縣神州者九，乃所謂九州也。於是有裨海環其外，天地之際焉。其術，皆此類也。然要其歸，必止乎仁義節儉，君臣上下六親之施。

按鄒子有五德終始，（據史記封禪書集解引如淳曰。漢志陰陽家作鄒子終始五十六篇。）史公以上所敘述者，其綱要也。余以爲此鄒書內容，與吾人現在所見之讖緯，並無二致。直謂此爲整部讖緯之大綱扼要，未嘗不可。朱彝尊曰：

河圖括地象其言雖夸，然大抵本駢衍大九州之說。（經義考卷二。）

顏剛師曰：

他（鄒衍）的書共有一百零五篇之多，關於這個五德問題的議論，必極詳細。

可惜從隋書經籍志以下就不著錄了。失傳的緣故，當由讖緯的禁絕。因為讖緯是導源於騶衍一派的思想的，末流既不勝其弊，遂連這位老祖師的遺書也

連根拔去了。（五德終始說下的政治和歷史第三章。）

按朱云，河圖括地象夸大之說，本諸鄒衍之大九州，是也。師言，讖緯導源於鄒衍一派之思想，其義界未之詳。但以文意推之，似即指鄒五德轉移之論。按師說亦是也。然其實讖緯與鄒書之關係，不止此二事而已也。

茲先論其與河圖之關係。按鄒書開宗明義言大聖之終始，而其書曰五德終始，即因是爲名，而河圖亦圖紀『帝王終始存亡之期』。即此『終始』二字之拈出，河圖與鄒書之關係，可以思過半矣。然而不唯此也。鄒書『列中國名山大川』，而河圖亦『圖載江河山川』。鄒書言中國九州，而河圖亦有『州界分野』。鄒書載黃帝以來『禋祥度制』，而河圖亦言『錄代之矩』。『矩』者，規矩，法則，即『度制』矣。鄒書所謂『禋祥』者，星歷候望，吉凶占錄之謂。史記歷書言，『幽厲之後，史不記時，君不告朔，疇人子弟分散，禋祥廢而不統』，『獨有鄒衍明於五德之傳而散消息之分』。即其類也。鄒書明於『禋祥』，而河圖亦有『天文宮序，位列，分度，若天日月五星變』。檢見存篇目，其書復有稽曜鉤，考靈曜，考曜文之等。按『曜』者，日月五星。是河圖亦言『禋祥』矣。鄒書上推至於『天地未生，窈冥不可考而原』，而河圖之言『天地帝王終始』，謂天地與帝王之終始也。檢河圖如云，『易有太極，是生兩儀。兩儀未分，其氣混沌。清濁既分，伏者爲天，偃者爲地』：（古微書本河圖括地象。）又云，『天不足西北，地不足東南。西北爲天門，東南爲地戶。天門無上，地戶無下』。（同上古微書等引。）如此之等，是其天地窈冥之說也。

然河圖與五德終始說相應之處，實不祇如上所論之寥寥數事。驗見存河圖遺文，可以知之也。但有一事，必須加以說明者，即今茲所檢論者，本爲河圖內容及其與鄒書之關係。但河圖今無全書。然河圖全書今雖不可得見，諸讖緯皆出河圖洛書，說具如上，則諸讖緯故河圖洛書之化身變象也。篇目雖自不同，以與河圖洛書

等量齊觀，諒無不可。正爾，故以下比較鄒說，自當首採河圖本篇。其有河圖已闕，而他讖緯尚有存者，則亦不妨斟酌引用，使之首尾差具。合之則兩全，闕之則俱傷，故不嫌也。

準此範疇，以校鄒書，則其間二者可以互相照應之處，又有如鄒書言，『中國名山大川通谷禽獸，水土所殖，物類所珍』；而河圖亦曰：

少室之山，大竹堪爲釜飢。（御覽九六二引孝經河圖。）

崑崙之墟有五城十二樓，河水出焉，四維多玉。（古微書本河圖括地象。）

岐山在崑崙山東南，爲地乳。上多白金。周之興也，鸞鷟鳴於岐山。時人亦謂岐山爲鳳凰堆。（御覽四十引河圖括地象。）

鄒書由中國『推及海外，人之所不能睹』；而河圖亦曰：

玄州在北海中，地方三千里，去南岸十萬里。有芝著玄澗，澗水如密（蜜）味，服之長生。（御覽五九引龍魚河圖。）

口州在南海中，地方三千里。多檀木，可治爲弓，鳥見之則號。弓之神，名曲張。（同上。逸書考引清河郡本。）

按鄒子五德終始既已不傳，其所謂中國及海外『水土所殖物類所珍』之等，內容何如，無從考驗。遽引讖緯加以比較，謂其有何等關係，似乎近於武斷。然而讖緯與鄒書之淵原，實甚明顯，固不能不令人涉此遐想。所謂實甚明顯者，大體已如上述。以下數例，亦其類也。

按五德終始言『五德轉移』者，以五行相勝，卽土，木，金，火，水爲序。（詳後。）封禪書言，『鄒子之徒論著終始五德之運』，是一事。『五德之運』，蓋鄒書及其徒以爲常言，史公著之，而讖緯亦習用之。雒書摘六辟曰：

五德之運。（文選景福殿注引。）

春秋命歷序曰：

五德之運，同徵合符。膺籙，次相代。（同上華林園集詩注引。）

元命苞曰：

五德之運，各象其類。興亡之名膺籙，次相代。（同上運命論注引。）

按所謂『籙』者，謂讖緯書錄。此故神讖緯之說也。然曰『五德之運』云云，與鄒

子之徒之所論著者，何其近似耶？主張五德相生之說者亦云：

五德之運，黃承赤而白繼黃。（後漢書公孫述傳引孝經援神契。）

按五德相生之歷史系統。蓋起於西漢中葉以後。上引摘六辟等三事，其文簡略，未知其果主張相勝，抑相生？然『五德之運』一辭，分明襲自鄒書，無可疑義。

鄒書所謂『五德轉移而符應若茲』，『符應』，謂何等耶？文選魏都賦注引七略曰：

鄒子有終始五德，從所不勝：土德後，木德繼之；金德次之；火德次之；水德次之。

七略稱引，仍語焉不詳。呂氏春秋應同曰：

凡帝王之將興也，天必先見祥乎下民：黃帝之時，天先見大螾，大螻。黃帝曰，土氣勝。土氣勝，故其色尚黃，其事則土；及禹之時，天先見草木秋冬不殺。禹曰，木氣勝。木氣勝，故其色尚青，其事則木；及湯之時，天先見金刃生於水。湯曰，金氣勝。金氣勝，故其色尚白，其事則金；及文王之時，天先見火，赤烏銜丹書，集於周社。文王曰，火氣勝。火氣勝，故其色尚赤，其事則火。

馬國翰曰，呂覽所述，蓋卽鄒子佚文。（玉函山房輯佚鄒子序。）今按，馬說不誤。劉向別錄曰：

鄒衍言，黃帝土德，有螻蛄如牛，大螾如虹。（竹書紀年統纂黃帝條引。）

按『螻蛄如牛』，卽呂氏所謂『大螻』。『大螾如虹』，呂氏無『如虹』二字。可謂大同小異。別錄引此以爲鄒衍說，則呂氏說本諸鄒衍，甚明。封禪書曰：

始皇已并天下而帝，或曰，黃帝得土德，黃龍，地螾見；夏得木德，青龍止於郊，草木暢茂；殷得金德，銀自山溢；周得火德，有赤烏之符。

按此則方士援據鄒說以迷惑始皇者也。封禪書以爲『騶子之徒論著終始五德之運，及秦帝而齊人奏之，故始皇采用之』。此之謂也。

鄒書言五德轉移之『符應』如此，而河圖及諸讖緯亦曰：

黃帝起，大蚓見。（古微書本河圖祕徵。）

夏道將興，草木暢茂，郊止青龍。（逸書考引清河郡本中侯考河命。）

檮杌之神見於邳山，有人見白狼銜鉤而入商朝。金德將盛，銀白山溢。

(古微書本雜書靈准聽。)

文王比隆興始霸，伐崇，作靈臺，受赤雀丹書，稱王制命，示王意。(詩大雅

文王正義引易是類錄。)

按讖緯此處，無疑卽本鄒說。以上各家引鄒說，故互有出入詳略之不同。然古人引書，往往如此。孰爲近真，今不能定。亦大較無害其爲出於鄒書而已矣。

鄒書之所謂『符應』，猶不止此。周禮春官鐘師疏曰：

按異義，今詩韓魯說，騶虞，天子掌鳥獸官。古毛詩說，騶虞，義獸白虎黑文，食自死之肉，不食生物。人君有至信之德則應之。周南終麟趾；召南終騶虞；俱稱嗟歎之，皆獸名。謹按古山海經，鄒書云，騶虞，獸。說與毛詩同。是其聖獸也。

按疏所謂鄒書，蓋卽鄒衍書。瑞應書曰：

義獸也。白虎黑文，不食生物。有至信之德，應之。一名騶虞。(六帖等引。)

按瑞應書，讖緯書也，其說騶虞，與鄒書同。亦有作白虎者，孝經援神契曰：

惠至鳥獸則白虎見。(藝文類聚祥瑞部等引。)

騶虞，一名白虎，故援神契云爾。讖緯『符應』之說與鄒書相應，此又一事也。

此外復有近似洪範之所謂休徵者，其說法實同於『符應』。讖緯中，其例屢見。據漢書藝文志五行家序云：『其法亦起五德終始』。

余更疑鄒書之所謂『祲祥』，所謂『陰陽消息』，與夫所謂中國乃至海外『水土所殖物類所珍』者，此其中殆必亦包含多量之『符應』事物。蓋讖緯『符應』之理論，隱然其所根據在此。

抑『符應』之說，影響於秦漢間之歷史者，至鉅，至深。倡導此說者，皆鄒衍之徒海上燕齊方士。考校其說，見微知著，實不似權時矯託，宜有所本。以此理由，余敢言鄒書『符應』之說，必不至如呂氏春秋與始皇時方士所引之單簡。今諸讖緯『符應』材料，雖多所遺佚，然歸納計之，殆猶無慮數百事。以方士之喜剽襲鄒說，則讖緯中此類學說與鄒衍之關係，亦略可知矣。

『符應』之說，自古有之，雖鄒衍亦不能無所承繼。然方士傳鄒術，史例明

顯。抑鄒衍以前『符應』紀錄，似遠不如災異之說之繁冗。經秦漢間鄒子之徒之宣傳，其風始丕變。卽讖緯之形成，此類材料亦占重要地位。此又吾人研討讖緯史者，所應注意之一事也。（以上四節，詳秦漢間之所謂符應論略第二，七，八各章。）

河圖暨諸讖緯內容與鄒書相應，由『五德之運』一辭及『符應』之說證之，已甚明矣，而大九州之說尤顯。河圖曰：

凡天下有九區，別有九州。中國九州名赤縣神州，卽禹之九州也。上云九州，八柱，卽大九州也。非禹貢赤縣小九州也。（初學記五等引。）

天有九部，八紀；地有九州，八柱。東南神州，曰晨土；正南卬州，曰深土；西南戎州，曰滔土；正西兗州，曰开土；正中冀州，曰白土；西北柱州，曰肥土；北方玄州，曰成土；東北咸州，曰隱土；正東揚州，曰信土。

（後漢書張衡傳注引。）

按上引見於初學記一條，似是注語，誤作正文。（本黃氏逸書考說。）然其釋九州爲鄒衍之大九州，甚允。河圖之說九州云，『東南神州曰晨土』。論衡談天篇引鄒說亦曰，赤縣神州在東南隅。是河圖之說出於鄒衍之證也。『八柱』之說，史記引鄒書無之。然鹽鐵論論鄒曰：

大夫曰，鄒子……於是推大聖終始之運，以喻王公列士：中谷（國）名山通谷，以至海外。所謂中國者，天下八十一分之一，名曰赤縣神州，而分爲九。川谷阻絕，陵陸不通，乃爲一州。有八瀛海圍其外，此所謂八極，而天下際焉。（論衡談天篇作，『鄒衍之書言，……禹貢九州，方今天下九州也，在東南隅，名曰

赤縣神州；復更有八州，每一州者，四海環之，名曰裨海。九州之外，更有瀛海。』兩說不同。）

據是則鄒書蓋本有『八極』之說，而史遷略之耳。『八極』，河圖作『八柱』，本當作『八極』。『八柱』，『八極』，實是二事。因兩字形近，故易誤。（『八柱』，在崑崙地下，初學記五引河圖括地象：『崑崙山爲柱，氣上通天。地下有八柱，柱廣十萬里，有三千六百軸互相牽制，名山大川，孔穴相通』，〔御覽三六等引略同。〕是也。方士詭誕，云地上亦有『八柱』如御覽三八等引河圖括地象云：『崑崙之山爲地首，……橫爲地軸，上爲天鎮，立爲八柱』，是也。至於『八極』，清河郡本河圖括地象云：『八紘之外，是爲八極。八極，東南顓母之山，名曰昌陽之門；南方南極之山，名曰鑠鑠之門。……八極之廣，東西之數，減於南北二十之五焉』，界說甚明。王氏讀書雜誌

九之四以爲『八極』當作『八柱』，是以二事爲一事，其說不然。）

河圖括地象之言曰：

地部之位，起形高大者有崑崙山。……其山中應於天，最居中，八十城布繞之，中國東南隅居其一分，是好城也。（博物志一。古微書。）

此亦大九州說，朱彝尊氏論之矣。（文已前見。）按鄒云：『在東南隅，名曰赤縣神州』，見於論衡談天篇；云『中國者，於天下乃八十一分居其一分』，見於史記本傳。今括地象云中國爲八十一分之一，云中國居東南隅，彼此之間，若合符節。

伍

河圖暨諸讖緯與鄒衍書說之關係，大體如上。余茲更提出秦漢間之甚主要思想一事，卽五行之說是也。漢書藝文志五行家敘曰：

五行者，五常之形氣也。書云，初一日，五行；次二曰，羞用五事，言進用五事，呂順五行也。貌言視聽思心失，而五行之序亂，五星之變作：皆出於律歷之數而分爲一者也。其法亦起五德終始。推其極則無不至，而小數家因此以爲吉凶而行於世，寔以相亂。

按班志所謂『書云』者，尙書洪範說也。鄒子五德終始，據七略，以五行相勝爲說；（詳前章。）而其主運一書，則義取相生。（封禪書集解引如淳曰：『今其書有主運，五行相次轉用事，隨方面爲服』，是其說與『月令』爲近。周禮大司馬司權注引鄒司農述鄒子春，夏，季夏，秋，冬取火云云，與主運書義相應，蓋卽鄒子主運一書之遺文。）班志所論五行家說，當然兼具相勝相生二義。然獨云『其法亦起五德終始』，何耶？豈五德終始一書，亦兼有相勝相生二義耶？將其不舉似主運者，由偶有未照耶？要之，無論如何，秦漢間人思想行事之受五行學說之支配，鄒衍固應負其責任之大部分，班志此言不誣也。

於現存讖緯中，此等五行思想，如依班志所論而以形式求之，有類乎所謂洪範者，亦有非洪範形式所能包舉者，如河圖之篇曰：

帝貪則政暴而吏酷，酷則誅深，必殺，生蝗蟲。（續漢書五行志等引河圖祕徵。）

王無德則虎牛尾，無口目，名曰亂朝。（占經一百十六引河圖說徵。）

月蝕盡，女主當之。（占經十七引河圖帝覽壇。）

此等處，即洪範家所謂『貌言視聽思心失，而五行之序亂，五星之變作』者也。至如云：

月始出時，有雲居其中如禽獸狀，其名曰綦婁。甲乙見，東方受之；丙丁見，南方受之；戊己見，中央受之；庚辛見，西方受之；壬癸見，北方受之。受者，受其害。（占經十一引河圖帝覽嬉。）

山崩海竭，填星受尅。金旺土衰，兵起國危。蓋土畏金尅，金自制土。兩不相生，久角必有一傷，故將軍見此，必加意慎之。（同上二引河圖。）

埋蠶沙於宅亥地，大富，得蠶絲，吉利。以一斛二斗甲子日鎮宅，大吉，致財千萬。（古微書等引龍魚河圖。）

此類與所謂『貌言視聽思心』之事無關。豈果其有關者，淵原於洪範；而其無關如此之等者，則其說出於五德終始耶？然洪範之取材，有出於戰國末年者，時賢論之綦詳矣。（參考劉節洪範疏證。）班志雖首引洪範，復云『其法亦起五德終始』，是洪範之說，五德終始足以概之矣。史公之論鄒衍也，曰：『睹有國者，益淫侈不能尚德，若大雅整之於身，施及黎庶矣；乃深觀陰陽消息而作怪迂之變』。曰：『要其歸，必止乎仁義節儉，君臣上下六親之施』。即此與洪範所謂『貌言視聽思心失，而五行之序亂，五星之變作』者，密合無間。洪範已有後出之嫌，則是讖緯中五行之說，無煩更數洪範，直謂之本於鄒書，可矣。



鄒衍對於秦漢間之又一影響，此於五行學說，有過之無不及者，即神仙之說是也。據漢書劉向傳，鄒衍有書曰重道延命方。按讖緯，充滿神仙奇藥之說，以讖緯與鄒衍之關係例之，則讖緯中此類思想，亦淵原有自矣。拙譏戰國秦漢間方士考論第四五章，於此說爲詳。今姑從略焉。

陸

鄒衍爲方士魁首，秦漢間方士皆爲鄒之傳人；作讖緯者方士，其書由於方士所依託之河圖洛書衍變而出，內容與鄒衍之學說一一切合；具如上述。然則讖緯爲書，雖直接原於『海上燕齊方士』，謂間接出於鄒衍，或鄒衍學說之化身變象，無不

可也。

初余之猶讀諸讖緯也，見其爲書，所包者至雜，至博，與夫所謂豫言吉凶禍福，聖人祕書微文云云，循名覈實，有極不相關係者。又每一事一說，往往諸書重出，辭費不已。頗不解其何以有此。今知其說襲自鄒衍，鄒書如此，則由於此而矯稱之讖緯，自無怪其然矣。至讖緯之所以多雷同者，封禪書曰：

騶衍以陰陽主運顯於諸侯，而燕齊海上之方士傳其術，不能通，然則怪迂阿諛苟合之徒自此興，不可勝數也。

按鄒衍有主運一書，說已前見。讖緯內容與其篇目之複沓繁瑣，封禪書云傳鄒術者不可勝數，是爲其最佳之說明。此其『術』，史公指出之，以爲『陰陽主運』，讀者不可執着，當兼五德終始論之。原鄒子之所以顯，本傳以爲由於終始大聖之篇，卽五德終始；而此處則云由於陰陽主運。其實二者均有關係，故史公行文，亦隨意舉似之耳。又所謂『傳其術不能通』者，但指某一階段言之。本傳曰：『王公大人初見其術，懼然顧化，其後不能行之』，可見鄒說確有一時期不免於衰落。然至少始皇早年已復興盛，故封禪書又曰：『騶子之徒論著終始五德之運，及秦帝而齊人奏之，故始皇採用之』。若夫秦漢間言求仙封禪致太平之說者，無非鄒子之徒，此又其顯而易見者。（別詳秦漢間之所謂符應論略第三章。）

方士夸誕，喜作僞。怪迂阿諛苟合者實繁有徒，則讖緯之產生宜亦層出不窮，或剽割互襲，或增飾效仿，不一而足。此類書之所以不免於大同小異，職是之由矣。

疑者曰，鄒子終始五德之傳，自呂氏，史遷以下，公私之家，頗亦著錄。（詳上第肆伍。）子言方士之徒剽襲鄒書，飾稱讖緯，十目所視，十手所指，方士之徒，其誰欺乎？曰，此風氣使然。先秦兩漢百氏之書，雷同互襲，其例非一。呂覽淮南，其集舊之大成者也。當時視之，曾不爲異，於讖緯乎何有？抑且歷史上一種新思想之發生暨其與時消逝，此思想本身之價值，初不居重要關係，唯視客觀之是否需要爾。如其需要，則臭腐亦神奇矣。不然，則雖復剗通大道，無所用之。是故讖緯之在當日，彼其所以能感人者，實政治，社會迫切需要有以使然，於此之時，只有迷信，初無理智。又況方士之徒巧於文飾，善能博會，使見之者初不覺其詐僞。習非

成是，積重難返，自非明智，孰能辨之？若夫在上者方利用此爲其統治工具，唯恐人疑之，『桓譚以不善讖流亡，鄭興以遜辭僅免，賈逵能附會文致，最差貴顯』。（後漢書賈逵傳論。）夫如是，則亦誰敢辨之。

柒

鄒子之徒方士，剽襲鄒書，矯稱讖緯，是則明矣。今須進一步檢討者，即讖緯者，所謂『秘書微文』，具充分之神性，故復有『天書』之目。方士託此書，其思想之淵原何在？忽爾有此奇想耶？誰啓之耶？余意此其關係，仍可以於鄒衍學說中求之。按鄒衍『深觀陰陽消息而作怪迂之變，終始大聖之篇十餘萬言』；『其語闊大不經，必先驗小物』，則知鄒衍著論，勢必其中多有幽贊神明，與夫興亡禍福，推往知來之說。唯其如此，故爾『王公大人初見其術，懼然顧化』。即此一端，已有甚濃厚之讖緯意味矣。劉師培氏論西漢中世黃帝終始傳之依託也，以爲『終始』之說已本於鄒，則鄒書必兼論圖讖矣。按鄒衍之世，未必即有『圖讖』之目；然而可謂已有類似『圖讖』之說。劉氏此處，亦信乎其爲精論深識矣。

然余以爲尙有一事，不可不加以注意者，鄒書所謂『五德轉移』而有『符應』。所謂『符應』，其中有一事爲文王時之赤鳥銜丹書。按丹書者，書作赤色。書文作何等？鄒書已亡，無可考者。墨子非攻下曰：

赤鳥銜珪，降周之岐社，曰天命周文王，伐殷有國。

按墨子中頗不乏後人臆亂之說。非攻篇此文，其爲舊說，抑方士據鄒說竄入，今未可知。（方士中有墨家，別詳戰國秦漢間方士考論第二章『墨家』條。）即使其確爲舊說，亦不足異。鄒衍著論，當然有創說，亦不能一無因襲。所謂赤鳥丹書之內容，其見之於鄒書者，豈同於非攻篇所引者耶？讖緯書曰：

有鳳皇銜書，游文王之都。書文曰，殷帝無道，虐亂天下。皇命已移，不得復久。……（宋書符瑞志等引雜書靈准聽。）

周文王爲西伯。季秋之月甲子，赤雀啣丹書，入豐鄩，止於昌戶；乃拜，稽首受取，曰，姬昌，蒼帝子。亡殷者，紂也。（御覽二四引尚書中候。）

季秋之月甲子，赤雀銜丹書入於豐，止於昌戶。其書云，敬勝怠者吉，怠勝

敬者滅。……（史記周本紀正義等引尙書帝命驗。）

子乙世，配醜子，予姬昌。赤丹雀書也。（易是類謀·逸書考本九頁。）

此類亦云文王所受丹書。銜書者，或曰鳳皇，或曰赤雀；雀所止處，或曰文王之都，或曰文王戶：似與呂氏春秋及封禪書引作赤鳥銜書集周社者不類。然古書多賴口授流傳，不免於異辭。抑方士怪迂不經，不無隨意附會。上引四者，其文與見於墨子書者已異，即讖緯書亦互不相照。孰與鄒書爲近？故未可知。然鄒書於此處必不能無說。蓋所謂『符應若茲』者，其例如黃龍，地符，銀自山溢之類，不假解說，可以推知其爲瑞異，至於丹書，所言何事？非賴文辭表見，不能明其意義。然則上引數事，孰爲鄒說原文？雖未可知，不可謂鄒書無說。

以此因緣，余敢謂方士之徒之矯託讖緯，蓋直接受鄒衍丹書之說之影響。顧其何以不曰丹書而曰河圖，洛書？又何必假諸孔子？此則與鄒衍及其徒方士之思想有關。蓋其實雜學而喜以儒學文飾，此方士之作風，自鄒衍以下皆然。（別詳戰國秦漢間方士考論第二，三章。）以鄒衍論，其『怪迂』雜舉，固方士之宗；而其歸『必止乎仁義節儉，君臣上下六親之施』，則儒教。史公使其附見於孟荀列傳者，以此故也。

已言儒家，自然令人聯想及經藝與孔子之說。尙書顧命曰：

天球，河圖在東序。

易繫辭曰：

河出圖，洛出書，聖人則之。（繫辭出於何時？未可知。但其言河圖，洛書，內容簡單，與方士之說絕異，蓋猶保留若干頗早之傳說。）

論語子罕曰：

鳳鳥不至，河不出圖，吾已矣夫。（世家引作，『河不出圖，雒不出書，吾已矣夫。』。）由已上三事觀之，所謂古太平『符應』之在經傳中，蓋以河圖洛書最爲著稱；（商周二代符應其實寥寥可數，別詳秦漢間之所謂符應論略第七章。）同時以其有『圖』『書』之目，亦於矯僞造託爲便：於是方士之河圖洛書出矣。

此謂鄒書言周『符應』有赤鳥（一作雀。）丹書一事，足以爲其徒方士特開依託讖緯之方便法門也。然據鄭玄說，則赤雀丹書即洛書。（別詳洛書解題。）此說極可注意。但鄭君此說，不知何本？鄭君精於『祕書緯術之奧』，其所著論箋釋，往往夾

雜讖緯而不注其所從出。以此，余疑赤雀丹書即洛書之說，蓋本讖緯。果爾，讖緯復何所本？豈鄒書舊說耶？將其徒方士之所傳會者耶？如爲鄒書舊說，則方士依託洛書與鄒衍書說之關係，更進一步矣。抑謂方士傳會，亦有可能。方士『怪迂』多『變』，由十足讖緯性之赤雀丹書，轉變而爲河圖洛書，何難之有？是則鄭君此說來原，雖無可深究，然方士河洛之託與鄒書之言丹書『符應』，有息息相通之處，亦斷可知矣。

方士河洛之託，何以依附孔子耶？此蓋由繫辭中有河洛之說也。繫辭曰：

是故天生神物，聖人則之，天地變化，聖人效之；天垂象見吉凶，聖人象之；河出圖，洛出書，聖人則之。易有四象，所以示也。繫辭焉，所以告也。

按舊說繫辭孔子所作。史記孔子世家，漢書藝文志敍並稱，孔子作彖，象，繫辭，文言之屬，蓋亦據相傳舊說。繫辭中又屢稱『子曰』，說者謂『子』即孔子。已云孔子作繫辭，而繫辭中有河圖洛書之說，於是方士河洛之託，自然非依附孔子不可。讖緯書曰：

垂皇策者犧，卦道演德者文，成命者孔。（易正義序引易乾鑿度。）

蒼牙通靈；昌之成運；孔演命，明道經。——注，蒼牙則伏羲也；昌則文王也；孔則孔子也。（逸書考本易坤靈圖頁七。）

孔子表河圖皇參持曰，天以斗視，日發明；皇以戲招，始卦八卦談。——注，三皇伏羲始卦以示後世之人，謂始觀見之矣。（同上易辨終備頁一。）

按此等處，並方士飾說。然觀其或言孔子與易之關係，或言孔子與易與河圖之關係，則河圖之託之所以必依附孔子者，其中消息，亦可以於此焉見之矣。洛書與孔子之關係說，不妨以此類推。

捌

河圖洛書及由此而增益之篇卷，可以復有讖緯之目耶？余以爲此亦與鄒衍書說有關。孟荀列傳曰：

鄒衍……乃深觀陰陽消息而作怪迂之變，終始大聖之篇十餘萬言，其語闕大

不經，必先驗小物；推而大之，至於無垠。稱引天地剖判以來，五德轉移，而符應若茲。

按鄒衍書說，上曰『驗』，下曰『符應』。此三字極關重要。所謂『必先驗小物』，所謂『符應若茲』，此即後來讖緯性質及讖緯所由產生之說明。蓋方士一切怪迂之說，必侈張其明效大驗。內經素問舉痛論篇曰：

黃帝問曰：余聞，善言天者必有驗於人。

又氣交變大論曰：

余聞之，善言天者，必應於人；善言古者，必驗於今；善言氣者，必彰於物；善言應者，同天地之化；善言化育變者，通神明之理。

凡所言說，必侈陳其所謂徵應效驗，此可視為方士之口頭禪矣。然不如此持論，亦不足以惑人。（大戴禮禮察曰：『人言曰，聽言之道，必以其事觀之，則言者莫敢妄言』。漢書武紀詔曰：『蓋聞善言天者，必有徵於人；善言古者，必有驗於今』。論衡實知篇曰：『凡論事者，遠實不引效驗，則雖甘義繁說，衆不見信』。按中國人口頭上頗有此實驗精神，故古籍中不乏此類說法。）不唯不足以惑人，始皇時方士有所作為，且『不驗輒死』。然則鄒衍欲以其說行世，使時君信之不疑，自不能舍此不論。方士讖緯已從鄒衍書說出，以此因緣，故讖緯書有即以『驗』名者，如易通卦驗，尚書帝命驗之類，蓋是其遺意也。『驗』旋又轉作『讖』。趙世家所謂秦讖，可能出於始皇初年。（說見上章。）即至晚亦不能後於漢武之世，以淮南說山篇既有讖書之目，可知也。

由『驗』轉而作『讖』者，蓋因二字音義接近，似甚明顯。按張衡疏曰：

立言於前，有徵於後，故智者貴焉，謂之讖書。永元中，清河宋景遂以歷紀推言水災，而僞稱洞視玉版。後皆無效。復采前世成事，以為證驗。（後漢書本傳。）

此張氏以『徵』與『證驗』釋讖也。又說文言部：

讖，驗也。（段注：讖，驗，疊韻。）

二字義訓既同，而聲亦近，檢六書音韻表，從『僉』從『讖』之聲，同隸第七部。意者秦漢間，二字同聲通用，作『驗』者，同時亦或作『讖』，故讖緯家言徵驗運命之期，其書有易運期讖，『運期讖』云者，豫示君人受命時期之讖之謂也。讖已

訓驗，故它書言徵驗運命之期者，辭或作『期驗』，蜀志先主備傳曰：

聖諱豫覩，推揆期驗，符合數至。

『期驗』與『運期讖』，義一也。春秋演孔圖曰：

孔子曰，丘作春秋，天授演孔圖，中有大玉，刻一版曰『璇璣』。一低，一昂，是七期驗敗毀滅之徵也。（古微書本。槃按末二句有脫誤。）

此亦言『期驗』與蜀志同，又讖緯常辭也。

『讖』『驗』已通用，蓋積習久之，大都作『讖』不作『驗』，故『讖』遂專其稱矣。然方士之徒喜爲詭祕譎語，所謂『叢言隱怪』；（易通卦驗。）所謂『率多隱語，難可卒解』，（抱朴子內篇序。）是也。『讖』之名，蓋秦以前未有所聞。意此字之造作，或出於方士，亦未可知也。讖緯『多近鄙別字』，尹敏已譏之。（後漢書儒林本傳。）『驗』之轉爲『讖』，此豈亦其一端耶？

緯者，配經之名。其實先有讖稱，緯名後起。讖本亦依附經義，復以爲緯者，方士之詭也。（別詳論讖緯命名及其相關之諸問題第二章。）然此與方士之思想淵原及時代環境，並有關係。蓋燕齊方士與其所宗主之鄒衍，同爲雜學，而喜以儒學文飾，故其矯託之書，自河洛以下，無疑並依附經義，託之孔子。屬西漢自武帝之世，罷黜百家，儒爲一尊，非藉此自重，則不足以迎合人主而取榮寵。緯名配經，校之讖稱，實顯而易見。於是同一材料，復有緯稱。（別詳西漢讖緯考。）蓋自爾以後，所謂易，書，詩，禮，樂，春秋，論語，孝經諸直標經名之讖緯，遂紛紛出矣。然而河圖洛書固其祖本，故桓譚，王充之徒有增益河洛矯稱讖緯之論矣。（詳上第貳。）



讖緯產生與鄒書之關係種種，個人所見者如此。然余茲不妨重複申明一句，凡此者，所以爲初期讖緯言之也。方士詐僞，隨宜依託；故後出材料，寔多於前。其文其事亦有可資鉤驗者，則擬於西漢讖緯考及東漢三國讖緯考篇中詳焉。

附 記

民國三十一年冬，鄙人誤讖緯溯原一文，（見本刊第十一本第三四分合刊本。）於讖緯與鄒衍思想之關係，曾反覆有所申論。頗年繼續留心此問題，雖見解無改，然而初稿疏陋，

修正補苴，實感必要。茲篇之作，無論取材溢出以往者數倍，即組織亦不期而迥異從前，謂爲訂舊固可，即謂爲舊稿之續，亦無不可。至其所以別拈出今名者，則以討論中心固在此也。三十六年八月廿二日，識於本所之南樓。